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溪县委员会编

PDG

请交换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溪县委员会编

目 录

- 一、孙炳文的生平事迹(1885——1927)……中共南溪县委党史办公室 提供 (1)
- 二、孙炳文烈士在上海遇害的经过…… 肖金芳(18)
- 三、川大农学院学运概况(1929——1930年)…… 赵之祥(20)
- 四、抗日时期南溪党组织简况(1940年2月——6月)……
……中共南溪县委党史办公室 提供 (26)
- 五、回忆四川省立第三中学与南溪的关系… 肖金芳(30)
- 六、私塾见闻录…… 曹瑞符(33)
- 七、私塾生活片断回忆…… 王雪樵(39)
- 八、私塾浅谈…… 熊 楚 王方辉(46)
- 九、南溪县文学馆简介…… 张甫仁(51)

十、解放前南溪医务工作点滴回忆……………肖独青(54)

十一、包仲烈在南溪创办“三永”企业……………吴和笙(58)

十二、谦益丰商店概况……………张仲休(61)

十三、红珠山的叶烟……………颜有铨(64)

十四、关于南溪大南门码头修建情况的回忆……………蒋秀科(66)

十五、我承包修建大南门码头的经过……………王银州口述(76)

十六、南溪大南门码头……………邓雪晴(79)

十七、国民党四川省南溪县党务登记整理委

委会……………徐思孔(81)

十八、国民党南溪党务计划委员会概况……………李清泉(83)

十九、我所知道宜宾南溪民社党的点滴情况……………刘集辉(86)

二十、二十一军十八师打伤兵……………陶光第(91)

二十一、记川军“十八师”和国民党“伤

兵”打恶架……………曾亦初(94)

二十二、南溪佛教会的几件事……………邹文华(99)

二十三、南溪名胜——镇南塔与映清塔……………曾亦初(105)

二十四、对《学生不可侮》一文的两点意见 陈林昆(109)

二十五、中华民国时期南溪历届县长一览…

……………文史资料办公室(111)

孙炳文的生平事迹

(1885—1927)

烈士孙炳文，字浚明，汉族，住四川省南溪县城正街，家经商，有兄弟姐妹十一人，炳文居九。

孙炳文的幼年时代，家境清贫，秉性敦厚、聪明，八岁入私塾读书。因无力缴纳学费，遵母命，求助于姐夫×××（七姐嫁于本县富绅×××为续弦妻）。其姐夫不但拒绝借贷，反而态度异常凶恶，炳文怏怏辞去。其七姐含泪送至大门口说：“弟弟，我不当家，不能帮助你”。使炳文幼小的心灵，遭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此种下了憎恨富人的根芽。

炳文在县城前清贡生欧阳拔、禀生之子曹叔裴处读书。因其智敏过人，成绩优秀，均誉为老师的得意门生。

不久，到宜宾陈楚凡办的崇报寺学堂预备班读书。次年考上叙府中学，因父亲去世，家人分居，炳文上学的费用，由他做生意的八哥孙子成（炳章）供给。他勤奋攻读，早起朗读英文，晚上熟读古文，白天课余就在纸上习作，有时废寝忘食，各种课程笔记清楚整齐，字迹劲秀美观。他在作文中，时常流露着对旧社会的愤慨，国文教员常在他的作文后面，批着长篇的训辞，有一次几乎令其退学，后来总算毕了业。

1908年（光绪末年），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文学系。各门功课名列前茅，特别是写的一派好文章，经常放在阅览室供大家欣赏，当作范文，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他谦虚、谨慎，从不骄傲，寒暑假都不回家，学校免费供应伙食，人称这样的学生为“寒士”。炳文就利用留校时间与同学共同切磋，互相砥砺。他博览丛书，同学发现他那么多书一下子就看完了，惊奇地说他：“你真是一目十行”。炳文说：“书看多了，速度就快了”。

1911年（宣统三年），一位前清进士的叶老师给他们讲伦理学，这是选修科，大家对这门课不爱听，在课堂上各行其事。有一次，叶老师讲到“黄金万镒”时炳文站起来问：“先生，黄金万镒值现价几何”？惹得哄堂大笑。叶以此举为羞辱，上告总监督，校方准备开除，遭众师反对，学校只给他记了大过。年终考试时，炳文在卷中批评学校当局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这次，学校决定挂牌，将他开除。炳文被开除后，经赵老师（四川人）介绍，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读书。第二年（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严复，学生们向严申述孙炳文前无理被开除，请求复学。严查阅当时考卷说：“这样都要开除吗？叫回来”。因此，炳文得以回校继续读书。于1912年10月在北京大学预科一类毕业。

身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压迫，充满了革命热情与奋斗精神的孙炳文，辛亥年武昌起义，他在保定读书时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由于他待人诚恳，文学新颖流利。大家推举他为京津同盟会文事部长，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莫不出诸

炳文同志之手。

不久，南北议和，革命失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炳文任北京《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与当时拥袁的“进步党”报纸互相笔战。有一次，战到最激烈的时候，他气愤极了，一个人跑去将该社捣毁，并用拳头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时两手鲜血淋淋！他平时为人，温文有礼，但对复辟势力斗争时，却毫不留情。

任锐也在这时参加同盟会，她与炳文在革命活动中相识，由同志友谊逐渐产生了爱情，1913年他们结了婚。亲友黄志煊奉劝孙，“时局不利于你办报，最好回避一下”。又因铁血团（专门暗杀不忠于人民的坏东西，他俩均系铁血团员）事败后，北京反动势力猖獗，横加逮捕，无法栖身，得留日好友刘正雅（四川人，当时任科长金事）典当了狐皮衫以助孙。他俩同回炳文的家乡四川南溪，暂过教书生活，培养革命后代。回南后，曾创办南溪平民夜课学校，亲自主编教材，内容通俗易懂。约县中教育界有见识的人，义务上课讲学，传播革命思想。1914年，他俩同赴成都，先后在成都省垣叙属联合中学、遂宁师范学校任教。但常领不到薪金，有时甚至断炊，生活过得极其艰苦，然而社会无道，他迸发出强烈的憎恨，曾在“和橘湖翁韵”的遗诗中写道：“海枯石烂泪痕干，明日黄华忍恨看，眼界荒荒诗兴短，心潮叠叠剑光寒，何当俗客纷来集，不遇奇才苦畏难，倘赴沙场作雄鬼，骅骝从此卸金鞍”。可见，他对改造当代世界，怀有莫大的抱负。

革命不成功，志士苦徬徨。孙炳文在苦闷中结识了朱德。1916年讨袁护国战役中，朱德升任护国军混成旅旅

长，驻泸州、南溪一带。孙炳文经好友李贞白和八哥孙炳章的介绍，在四川泸州与朱德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恨相见之晚矣！由于志同道合，很快结成挚友，在《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这本诗文中载有孙炳文为朱德的祖母潘太夫人九十寿诞而作的《寿序》。其中记述了孙炳文和朱德相识的经过：

“中华民国五年，袁氏叛国，全国绎骚。万变不测中，文交李贞白”。李贞白告诉他：“仪陇朱玉陔（即朱德）杰士”。1917年春天，“文归自省，家八哥促晤玉陔，盖相乐已久，至则燕笑有节，……文视玉陔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1918年1月，孙炳文和他的八哥到朱德旅部去，“再见益亲，情无间”。就在此次中相聚，他们倾心交谈，朱德把自己的同志和友人的特点，一一告诉了孙炳文：

“彭公武长才，敬以兄事；刘介眉廉能，宜膺重职”。“周应川精白，田叔武缜密，李子才有为，范珍佛坚定，杨绍基慎笃，蔺子芬恳挚，谭又潮聪明寡合”。至此，孙炳文深深感到“玉陔尤不漫人之善，然耻面夸人，故非与玉陔习者，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

朱德的举止言谈给孙炳文以极好的印象，朱德豁达、朴实、谦逊的作风吸引着孙炳文。从此，便留在朱德旅部当参谋。他俩都是老同盟会员，朝夕相处，肝胆相照，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后来共谋战略布局攻势中，真是不谋而合，成为知己知彼之交。炳文善辞令，讲起话来口若悬河（稍带一点凡口吃），满座倾倒，无不誉为大将之才。在护国讨袁取得决定胜利后，朱德兼任城防司令，孙炳文则任军法处处长。对建军建政，兴利除弊，他立身力行，积极推荐贤才，介绍学识

丰富的朱长清（南溪人）充实幕府，动员亲族子弟从军，加强实力。宜宾化工厂一位八十多岁的孙老太婆（炳文侄媳），现还追述炳文叔动员他爱人参军的依恋情景。南溪农民起义搞军事工作的洪默深，就是他介绍进黄埔军校训练的青年之一。

战争之后，田畴荒芜。部分武器散失民间，少量落入坏人之手，朱德又兼任下川南清乡剿匪司令，他们采取抚剿并施的策略，首恶必办，法令先行，很快平息匪患，发展生产，恢复交通。每当判处首恶罪犯，老百姓总是欢声雷动。孙济世（炳文之子）至今依稀可记，他回忆说：“父亲经常教育老百姓要遵纪守法，法官要执法如山”。

军阀势力日趋膨胀，争地盘，扩势力，反复无常，生民涂炭，接着来了第一次排滇战斗。事实深深地告诉人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代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中国仍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中国社会，势必彻底改造。炳文在泸州经历写成“知音斋日记”，就是一部现实生活的写照。如此环境，有志难酬，不可留恋。

十月革命（1917年）一声炮响，马列主义引入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随之兴起。炳文与朱德在泸州袁实林院子组成学习小组，如饥似渴阅读进步著作，常常学到深夜，思想境界更加开阔，炳文对朱德表示“愿意放弃护国军这个旧摊子，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寻求真理，寻求革命出路。

1919年在河南开封出版的《心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载有孙炳文撰写的一首旧体诗《行路难》，这首诗反映了孙炳文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所遇到的客观环境的艰

难险阻，也反映了自己思想的矛盾，据冯友兰（任锐的妹任载坤的丈夫）先生讲：当时他读到这首诗感到很好，就决定把它登在他主编的《心声》的诗选专栏里，并且在诗前加了简要说明：“孙君四川名士，诗文均有奇气，忝附姻娅，时得拜观，不敢自秘，以公同好”。现在把这首诗摘抄几段如下：“天阶月冷，明月出东方，涕徬徨。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为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叱云将，控飘风，俟我与堂，晞发望洋，息匡床，吞吐大荒”。

“吁嗟乎，吾欲登昆仑而望远海兮，岂有贼能阻。吾欲倚长剑天外兮，孰不我许。行路难兮，满地穿墉之雀，宿讼之鼠。吾不难，不顾而去兮，云披轩举。哀无辜之民兮，无宁处。行路难兮，大好河山，四亿同仇，吾难舍汝”。

“百思不能去。行路难，何以澹吾虑。嗟夫，此境之不可终留兮，又不可匆遽。还犹豫，君看去今豪杰，袈作细丝何处”。

“行行重行行，莫更伤路难。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箏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

这首诗以直冲云霄的气势，倾泻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恋和忧虑。对“不义而富且贵”的鄙视，对寻求光明和真理的执着；在徬徨和求索中发出大气磅礴的誓言和感人肺腑的奇气。

一九二〇年，炳文离开滇军，到成都任造币厂厂长，当时滇川军互战，川军战败，川军吕超命令：“全数提取造币厂存款，如不执行，即行枪决”。孙炳文同志仅交半数，将余款封藏，并及时发出快邮代电，痛斥滇川军，谓“军阀混

战，徒苦小民……”。主张保护人民，废除苛捐杂税。离厂时，两袖清风，一文不苟。他又回到了家乡南溪。

一九二一年阴历二月，孙炳文从外返南，受众委，曾为少年求学时的老师曹叔裴之父，前清廪生曹永安作八十寿序，遂一挥而就，不逾一小时，文中写到：“呜呼！清之亡十稔矣，中国之乱而不治，较清时犹甚，浅识者虽谓共和之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失其根本而病其枝叶，乌足称知言也哉。……又二十年，想中国已跻于大治”等语。其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而对中国革命又充满乐观和信心。

一九二一年，孙炳文同任锐携小女儿先行离川返京，任北京《民报》主笔，同时为出国作准备，常与朱德联系。朱在第二次排滇中，为了寻求革命真理，迅速摆脱了军阀的羁绊，次年七月，毅然到北京与孙会合。孙炳文的好友和亲戚黄志煊老人回忆说：“孙和朱要一路去德国留学，我说德文恼火，比学英文困难得多，你年龄较大了，更难学。他们答：你想得太天真了，我们不是为了去学德文，而是学共产主义，学革命。并把如何不怕困难的决心和想法，都介绍了一下，当时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只好让他们高兴的去了”。孙、朱二人的好友房师亮在谈到这事时说：“朱老总当年的思想转变，受孙炳文的影响最大，他出国也受孙炳文的影响最大”。

在出国之前，孙炳文和朱德在上海会见了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遭冷遇。他们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劝他们仍整军攻打军阀，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作军费。孙炳文和朱德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踏上了旅欧的征途。

一九二二年九月，孙炳文和朱德一道乘法郎船安吉尔斯

号，从上海启程，远航西欧，同船的有房师尧、李景泌、张伯钧、陶尊民等十多个留学生，他们经香港、新家坡、槟榔屿进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到达法国马赛，然后乘火车抵巴黎，在巴黎几天后，又乘火车到达柏林。不久，孙炳文就在柏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中查到有关的记述：“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孙炳文和朱德在柏林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孙炳文和朱德在柏林逗留了几个月。一九二三年春，他们离开那里，到达位于德国西部的哥庭根。孙炳文入哥庭根大学学习哲学，除了和中国留法学生一起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外，还在党小组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共产国际出版的《英特纳雄耐尔》、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响导周报》等。孙炳文在德国期间，一直学习很刻苦，至今孙新世和金山珍藏的一本当年孙炳文读过的《比较心理学手册》（德文版），就是他刻苦自习的见证，这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的一本526页的著作，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到处有他用蝇头小字写的汉语注释，还标明阅读时间和进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卷首和卷目有他在一九二五年两次写的自我勉励的话。他在卷首写到：“欲于春假（三月至七月）中读完本书三册，便秋中入校听讲，岂知前月柏林一行，耗去十二日，从此病与愁相侵，日读三、五页或一、二页，或竟辍读而视他书，行年四十，尚复有几春光，自今日起（一月二十八号）每日至少读此书十页，虽星期日不以废；炳文，世人有星期，汝独无！识之！”当四月二十四号将此书读完后，又卷末写到：“早

拟春假中将本书三册读毕便入大学听讲，今日大学已将开学，仅读完此册，尚余三分之二未展卷，虽春假中曾大病两次，然究与治学有何关系？其惰性实不容讳，嗚呼！百岁光阴已早去三分之一强，七十光阴更已去二分之一强，六十中寿，则汝已耗去三分之二有余。孙炳文！汝更不慙勉而强食人间菽粟，何以对良知？何以谢社会？何以型后世？余二册即使于本期款到可以入校，亦应竭力兼治讫而后再过秋假，便治其它。尝胆卧薪乃成虚语乎？炳文痛泪自志”。他以“世人有星期，汝独无”来要求自己，以“对良知”、“谢社会”、“型后世”来惕励自己，这是多么的紧迫时间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啊！

在这时，孙炳文写信给国内外甥姪陈佩卿，信中写到：“以十分之七治心理学，十分之二治社会学，其一治哲学，每天工作至少在十三小时以上，仍然感到时间不够用，虽长时间便血，鼻疮，也顾不上休息”。其苦学深钻为革命积累知识的高尚情操，何等感人。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不久，党中央发出电令，要从旅欧的中国留学生中调走五十人回国，孙炳文也在被调之列。于是他离开柏林，取道莫斯科回国，到苏联后，决定从旅欧同志中留下三十人进行军训。孙炳文没留下，先回国了，等到孙炳文回到祖国，已是一九二五年冬天了。

孙炳文到北京，同夫人和孩子一同居住，一九二六年春天，他接到在广州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的邀请电报，遂即率次子孙济世去广州，稍后，任锐和长子孙决等也到广州去了。到广州后，据孙济世回忆说：“父亲，先在中山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后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

当秘书长，并在黄埔军校讲过课。那时我们住在东山，周恩来同志住在从总政治部去东山途中右边的一座房子里。父亲常带着我们到周恩来同志的住处。他们在里面开会，我和哥哥孙泱在外面一间房子里看画报和玩耍。那时，郭沫若同志也住在东山和我们家相距很近，父亲和郭沫若同志互相很器重，过从甚密”。

关于孙炳文和周恩来、郭沫若之间的友谊，当时在总政治部秘书处任职的李民治在《悼孙浚明同志》一文中有一段具体的记述，即是一九二六年夏天，在北伐军出发离广州前夕，孙炳文设宴欢送郭沫若等出征，文中说：“到的人是周恩来、郭沫若、陈莘农、吴明、朱代杰、李陶、欧阳继修、周益群……那天他（孙炳文）很有意思，他作主人，起来发言，他一位一位的都介绍一翻，郭沫若同志的‘戎马书生’的徽号就是那时候他由奉赠的。他们这次分别后不到一年，孙炳文就牺牲了。生者不忘死者，更不负死难亡友。从此，周恩来、邓颖超一直关怀烈士的全家，对烈士遗孤视同己出。”郭沫若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写了《怀亡友》一诗，真挚的表达了对烈士的情谊。诗曰：“我们的相识虽然不上半年，我们的亲密实际上如同兄弟一般。你有一个赤诚的性格，不免得迂得一点，但别人说你的计谋是十分周全。”

“那时候你留守后方，在我出发的前天，你曾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那时候你赠我一个徽号：‘戎马书生’我真感觉得十分夸耀，十分荣显。”

“啊！朋友，你的头颅是老早被人锯了，一直到现在不知道你被抛在了哪边？不过你那口吃的声音还在和我说笑，你那赤铜色的面孔还活在我的面前”。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北伐军出发，孙炳文留在广东，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他对工作积极认真，昼夜忙个不停，领导粤、桂及闽南的工作，有条不紊，甚得部内外人员的爱戴。炳文同志为人正直，在广州与各方面来往，素持不妥协态度，故对当时广州国民党压制群众政策，多有抗辩，他虽然参加两度革命，但决不以老革命自居，遇事必请命于党，重纪律，虽对青年领导同志亦无骄气，故感人极深。

当时在后方留守处任职的刘敏功，在他写的《孙炳文被杀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对孙炳文在同广东的反革命势力相周旋中所表现的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已有具体的记述：

“梧州军人拘捕党部的报馆同志，为私仇而破坏党纪，孙同志仗义立言，组织梧案调查委员会，呼号营救，经数月之久，始获出险”。“海陆丰农民横被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久为厂主虐待，孙一再设法解救”。“汉口、万县、南京、嵇山诸惨案，总政治部是每同工农商学各界团体一致宣传反抗，议决案是根据民众的意志和要求而定的。但总司令（指蒋介石——编者）御用机关省、市党部及蒋逆、曾逆与走狗陈孚木、曾养甫等，总是故意立异捣乱，分散民众力量来献媚英帝国主义”。“孙同志颇努力于建设广东模范省：关于铲除封建思想，打倒贪官、劣绅、土豪、地痞，取缔不良风尚等”。“后方第四、第五军及潮梅一带之第一残部，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工农欺压农民之事，时有所闻。总政治部收受诉案，日必数起”。正因为孙炳文在此期间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事事秉公，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所以深得广大

革命者和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然而这也是反动派决计要杀害他的原因所在。

孙炳文担任北伐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孙是跨党的国民党党员，蒋介石那邦人对立得很，蒋的参谋长李济琛来拉他，叫为蒋干事，他严词拒绝了，但形势逐渐转恶。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正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前两天，孙炳文奉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命令，由广东去湖北，同行有张斗南、刘敏功等十人，还有夫人任锐和子女。这次北上路线，原计划从香港由海路到上海，再从上海转汉口，不料十六日刚到上海，孙炳文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几天就被杀害了。关于孙炳文北上和遇难的经过，刘敏功在《孙炳文被杀的前因后果》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孙主任明知环境恶化太甚，加以邓主任电召，遂决意离开广州。但行途究取哪道？先是决由粤汉路北上，经韶关入湖南以达武汉。后因沪宁先后克服，长江全流肃清，汪主席（指汪精卫。刘敏功写此文时，汪仍以左派自居，尚未公开叛变——编者）亦到上海，遂改由海道直至长江，殊不知一月来，‘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广东一月前的邮电交通断绝。所有前方发出之明密电信都未收到。长江形势，固然全不明白，即中央应付党务军事政治的策略，皆只知其大概，而广东报纸又为反动派的宣传机关，更难得的确消息”。这就是说，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江西，四川等地制造了一连串的反革命事件。特别是在孙炳文一行离港赴沪的前一天，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对此孙炳文还不明底细。因